

皇明詞林人物考

皇明詞林人物考卷之五

楚麻城王兆雲元禎輯著

豫順陽李 蔭褶燉閱訂

何仲默

何先生者信陽人也名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年十五以尚書魁其省十九登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是時北地李獻吉武功康德涵鄠杜王敬夫歷下邊廷實皆好古文辭先生與論文語合乃一意誦法古文而與獻吉又駿發齊名

憂憤時事尚節義而鄙榮利並有國士之風焉
往學士爲文自六朝以後日益靡靡敝矣 國
初尚襲元習宣正以來駸駸如宋矣至弘正間
先生與諸君子始一變趨古其文類國策史記
詩類漢魏盛唐于是 明興詩文足起千載之
衰而何李最爲大家今學士家稱曰何李或稱
曰李何屹然爲一代山斗云在中書時自館閣
諸縉紳與四方學士人人願見先生又願見先
生詩車馬填門巷不 祀而先生德性醇明言儀

雍雅枯酒談笑間詩文立就作字復秀拔奇勁
迥出常調一時聲傾都下然顧高潔不妄交游
錢寧欲交驩先生間持古畫求先生題先生曰
此名畫無汚吾題畱一年終不與題是時寧賜
宗姓最寵貴弄權先生顧奴視遠之會 乾清
宮災應 詔言便事乃極言邊軍番僧義子數
事義子者斥錢寧也疏畱中不出師御史客死
京師權侍廖鵬者賻之棺謂可結縉紳謹也
先生曰御史生不苟受奚爲受汚地下邪乃約

所知共贖金歛之竟卻其棺後督學關中會鵬
弟鸞鎮守關中恃勢益橫諸叅隨者遇二司不
下馬先生執叅隨者砵于市責數之乃諸叅隨
者始人人歛避矣先是逆瑾撓吏部權則移書
許太宰引正大義獻吉與姜御史詰奏又移書
楊太宰直獻吉獄少師李西涯疏上乞休會有
兵事又援古大臣義爲書讓之三書皆非身事
而抗言尊顯語涉時忌議者謂憂國憐才古人
莫加也顧獨以不能干謁守中書十年不調官

然志在經術世務終不言功名事其督教關中士亦以經術世務如其所自志關中士氣習文藝蓋自是一大變云是時世寧侍先生正學書院先生說五經義與諸家訓詁多殊私以爲諸訓詁不及也古天文地理陰陽律曆家皆能究其指意常言彼有是有不是欲取經訓與諸家書刪繁折衷成一家言顧三十九而卒志業竟不及就也豈命數然邪抑詩文盡洩神秘固造物所忌邪嗟傷乎傷乎而志狀則言先生使滇

南不持滇南一物持父母喪不終禫則不酒不
琴性不喜華麗不治產祿入盡散親故臨卒時
餘三十金篋中此固世俗所難在先生猶其細
者始先生崛起汝南人卽以爲班固崔駰陸雲
王勃之流也夫數子皆幼慧英特才藻雄麗者
故人以比先生至先生德量風節數子又安可
並論哉世多言修士少文才人行劣二者蓋更
相笑也乃先生則獨稱全才可不謂振古豪傑
士邪所著雍大記三十卷何子十二篇詩歌千

餘首書疏騷賦序記銘贊雜文數百篇盛傳當
世名可萬世不朽矣

王錦夫

王尚綱字錦夫號蒼谷河南邠縣人五歲讀孝經至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乃謂其父曰兒長當如此年十八以儒士中弘治乙卯鄉試壬戌第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正德戊辰調吏部稽勳主事尋遷驗封員外郎稽勳郎中值尚書張綵阿逆瑾勢每有私囑輒以正對且反覆理論綵甚銜之或謂尚綱曰固知不屑富貴如取禍何尚綱曰是有命焉非逢迎所能免不閱月綵坐

瑾黨誅楊邃菴爲尚書與議論多不合乞補外
爲山西叅政疏請侍養家居十九年於蒼山谷
中築讀書臺開渴睡洞往來于扈礪墅徜徉於
馬牛亭隨意所適若將終身京師故舊不通一
字雖徵書屢至不應起四川叅政亦不赴嘉靖
丙戌起陝西時陝西值虜寇邃菴自吏部尚書
歸復起三邊總制見尚綱喜曰吾今日乃知王
錦夫也卽以兵柄付之不閱月奏捷邃菴特疏
以薦聞母喪歸起復赴部中途適歲饑奏抹荒

十三事又上昭聖心述臣志疏復除山西叅政
遷浙江右布政使巡按御史李佶以其不行磬
折妄撫論列尚綱遂棄官歸吏部奏佶職在激
揚論事不實尚綱宜照舊供職乃復入浙蓋已
非其志矣冬十月疾卒四壁蕭然囊無一金三
子曰同曰和曰府仰體先志卻賻金四百有蒼
谷集十二卷薛應旂曰余爲南吏部主事時安
陽崔後渠爲禮侍嘗與余論弘治間人才其在
中州者則以何柏齋王蒼谷爲首稱謂其志於

理學而李空同何大復王浚川孟有涯諸公則
文章氣節之士耳及余進郎中臨汾張西磐爲
吏部每論及同年之在中州者則亦曰柏齋蒼
谷而大復浚川次之其評隲之微亦後渠意也

顧文康

公名鼎臣字九和號未齋崑山人舉進士第一
爲翰林修撰預修孝廟實錄遷侍講轉左春
坊左諭德兼侍讀世宗初爲經筵日講官移
疾予告久之病良已復官尋遷翰林院學士掌
院事明年超拜詹事府詹事學士如故久之遷
禮部右侍郎尋以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進
禮部尚書兼掌如故屢放庶吉士監錄累朝
寶訓實錄成加太子太保主考會試進兼文淵

閣大學士皇天冊表禮成加少保太子太傅兼
武英殿大學士 上南巡狩承天公佐 皇太
子監國其敕公有內自禁掖外而都城及邊陲
并大小百司庶務悉以付卿語蓋 皇太子方
幼冲上所以寄之於古亡兩云公長七尺虬髯
虎顴目炯炯射人聲吐如鐘性跣弛好聲酒及
內人或以風之意殊弗屑也自其在班行 上
固以目屬之及進講益稱旨亟欲大拜而爲故
相孚敬所阻止然 上內憐公卽言路見抨射

愈苦愈不聽也前後所賜白玉金寶束帶麒麟
飛魚蟒服御書銀章金綺食物不可勝計公以
病噎在告久之乃卒年六十有八贈太保賜祭
及葬遣官護其喪歸所著有詩文雜集合奏議
凡若干卷公不好修鄉曲名以故少稱者而其
所䟽築邑城丈田均賦久而見其利始思之爲
䟽乞專祠以祀詔曰可

董文玉

公名玘字文玉浙江會稽人弘治時會試第二
畢力問學綽有聲稱入翰林院編修歷官至吏
部左侍郎玘在翰林時嘗請重修 孝廟實錄
及嘉靖議郊祀大禮玘獻議曰臣謹按禮記言
祀典者莫詳於祭法首敘虞夏殷周之郊繼之
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是
祭天祭地之禮不同矣其曰理少牢於泰昭祭
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

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而社則有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之別焉是其各祭不同矣又曰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也是祀典不可偏廢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是祭天必以冬至其位必於南郊矣而不言祭北之所其在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

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而亦不言地惟太司樂冬至禮天神於地上之園丘夏至禮地祈於澤中之方丘以天與地並言園丘卽所謂泰壇方丘卽所謂泰圻是其時與位皆不同矣而未有北郊之名也至漢匡衡請定南北郊北郊之名始見於此蓋其說出于緯書若不足據然其言就陽卽陰之象則禮之正也自時厥後議者紛然互有得失蓋古者祭天地

有正祭有告祭冬至一陽生天道之始又生物之始也故順天道之始而報天焉必於圜丘順陽位也夏至一陰生地道之始又成物之始故順地道之始而報地焉必於方丘順陰位也此所謂正祭也舜之嗣堯位也類於上帝望於太山東巡守則柴望秩於岱宗武王之伐商也告於皇天后土又柴望大誥武成成王之營洛也丁巳用牲於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皆因事並告天地有同日而舉者有繼日而舉者此所

謂告祭也然上帝曰類者謂倣祀之禮而爲之則非正祭天矣告地而舉望祭之禮或社祭之禮則非正祭地矣蓋特祭天地乃報本之正祭也故辨方正位順時陰陽其禮別而專並祭天地因事而告祭也故隨在致虔不拘時位其禮合而簡禮雖不同義各有當也此義弗明於是

有以孟春上辛天子親合祭于南郊而以冬至夏至有司分祭者矣若元始建武所行是也有請于冬至南郊而合祭天地者若顧臨等所言

是也有援虞周告祭之禮以證天地當合祭者如蘇軾所言是也此皆後世之謬誤我 明朝有天下之初卽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一如古制而因山以爲南北日月星辰太歲諸辰則從祀圜丘嶽鎮海瀆山川諸神則從祀方丘天神地祇各從其類而又春分朝日有朝日壇秋分夕月有夕月壇其壇位禮儀具載存心錄者可考見也至洪武十年復定各祀之禮時以大祀殿

未成暫合祀於奉天殿十二年正月乃合祀於南郊羣神皆從而日月星辰之專祭亦罷今大祀文合祭天地文及論中書勅載於御製文集者可考見也於時儒臣解縉嘗建議請復掃地之規竟亦未行豈禮固以時爲大歟茲者大祀旣畢聖心猶若未安欲遵復 洪武始制以盡事天之誠且俾人各陳所見夫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淵衷蓋已洞然矣臣復何辭然必欲求其是則分祀者固古禮之正也分而復合亦出

上之獨見神斷殆未易窺測者記曰惟聖人爲
能饗帝開創於始續承於後精神之運心術之
動庸有潛孚而默契者乎況茲重大之典欲復
其初宜必慎所處矣顧豈臣愚所能與哉玆有
文集六卷武進唐順之爲序然世不著稱也

崔文敏

公名銑字子鍾河南安陽人弘治乙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以忤劉瑾調南京吏部驗封主事瑾誅再入翰林謝病去官嘉靖初以史事召遷南京國子監祭酒銑沉研蘊奧力學振古爲文慕左氏國語不肯作歐蘇體每篇出奇掘簡勁讀者或不能句以是頗不見悅於俗而當世名流如何李王邊董玘顧璘輩咸所推轂自謂不逮焉又素究道術辭闢陸學每著論

輒及之著書有士翼中庸凡周易餘言二程文
略文苑春秋中說考松窓寤言及文集若干卷

張文定

張公名邦奇字常甫鄞縣人弘治乙丑進士賦性耿介立志清苦以翰林檢討出爲湖廣提學副使涵養端雅謀猷醇確明禮教崇行義勤督有程課試有常以身率士所獎拔者往往知名數年文體士習丕變然未嘗大聲色而潛移默動有出於督率之外者歷官至禮部尚書謚文定

魏恭簡

魏公名校字子才蘇州崑山人也登弘治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廣東提學副使教士以德行為先風俗爲之丕變歷國子監祭酒兼太常卿謚恭簡隆慶改元贈禮部右侍郎校恬靜端確篤志學問始而肆力墳典繼而反之身心內外交養蓋非一偏之學也自歷官以至居鄉自持瞿瞿事必先依成法儼然朝夕守而勿渝歷官堂卿而澹若寒士蓋亦士林中不幾見者東

言木ノ外ヲ
南人品此其第一流者矣至今士林無不仰慕
之云著作皆從體認中非浮泛語也所謂善言
德行者非其人耶

田勤父

田汝耔字勤父汴之祥符人弘治戊午鄉舉乙丑舉進士授行人選給事中是時劉瑾竊政瑾誅闡嗣其所行朝紀聿紊官惟附權潤已汝耔挺立其間絕請謁攻詞賦與崔銑交舊而雅好何舍人景明每過兩人浮白唵詩慨時自憤曰引裾請劍者固丈夫許國爾顧事不當其會而請不中款殺身無益彰主之暴嗟乎迹與心違命與世左是以西山餓天夫也汝耔遇事斤斤

自信敢斷時值端揆虛位爭進者汝耔上疏言
當用大臣以忠諫去位如韓文等遭旨斥然不
褫職又效武率時源恃功淫縱遷江西提學僉
事江西士習諛恣尚請託提學官校士不合素
所評輒叟謹徑去善宦者先陰訪衆議叅以今
試者列名下之汝耔雅好秦漢諸家書刻行史
記往以舉業譽者汝耔病其腐置下列又遵
勅諭賢知府伍文定同知曹琥四人及教官十
二人及退居御史宋景及逸士某俱上疏薦又

劾知縣及校官不職者十餘人憲臣及僚惡其
侵官乃共騰謗當考官時南臺劾之調山西自
山西遷湖廣副使皆理獄訟清屯田修水利催
庾儲事靡不飭前後乞休者三乃得請時年四
十五旣還汴力田養母杜門誦讀聲琅琅聞戶
外病六經庸學傳注紛如字稱句品思纂輯成
一家言僅畢周易而已詩暨古文集若干卷第
卽汝棘

湛文簡

顧惟賢

公名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增城人弘治中進士授翰林編修歷南京兵部尚書嘉靖癸丑年八十八遊衡山講明正學楚士爲立書院踰三年丙辰年九十一再至有遊南嶽講議詩篇彙爲集隆慶中贈太子太保謚文簡

公名應祥字惟賢長興人弘治進士累官刑部尚書初歷廣東僉事擒勦海寇雷振等斬首千四百餘級巡撫雲南經畧二十餘疏更定永昌

言本ノ外ニ
府衛騰越州鳳梧所諸御署築尋甸等府城垣
添設永昌等府縣學師儒申明射禮在刑部奏
定大明律例致仕歸卒年八十三贈太子少保
著惜陰錄人代紀尚書纂言歸田詩選授時曆
法測圓海鏡唐詩類抄明文集要等書

黃勉之

黃省曾字勉之別號五嶽山人蘇州人也挺人傑之資當舞象日固已田百氏之藪而漁獵之一下筆而屈其豪賢長者卽王少傅喬太宰不敢稱前進而交先生先生意不憚以書贄於北地李獻吉相與揚扈自六代西京而下距嘉靖二千載如指掌也乃先生則愈欲然以爲無當於世日夜攷載籍徵者碩以究極乎古今興衰倚伏之變國典廟彛禮樂比詳兵車水土平準

之策下至於星曆醫卜農賈覆逆支離人竭五
官之職而恨其畧者先生饒辨之矣乃愈以爲
卽當於世亦役我以老而無當於真我東走謁
王文成公陽明洞天眉宇接而心神融了然獨
悟天則之妙歸而著會稽問道錄先生自謂得
王氏玄珠然絕不以語人又不立門戶而所謂
問道錄者綱之以十襲之緗而不更發中間嘗
應魁薦一游南宮有所不可輒嘆曰此爲置千
里骨者邪吾束吾腹歸矣先生高其德而弗濯

卑其功而弗試其言之通於德與功者又秘弗出僅以其餘而應天下天下亦遂以先生之餘而欲盡先生嗚呼先生豈易盡哉評者謂先生騷賦似枚楊語苑似向詩傳似韓論難似充碑誅出東京間以六代五言古出建安二謝下沿齊梁七言歌行出樂府時時青蓮之致近體出景龍雜大曆以後尚裁者服其法務宏者賞其博偏致者驚其漫獨創者病其擬而要之俱非能盡先生者余所謂盡蓋先生之言標德而蘊

言木ノ物ニ
功之言也

陸子淵

陸公名深字子淵松江上海人發解南畿舉進士入翰林是時弘治御極朝廷清百官各安其職得以其餘肆力於簡冊翰墨之間諸司各屬往往名雋崛起與館閣之士爭衡深於時翹然特出與李空同徐迪功上下其議論至於字學比於趙松雪深臨書日數百字過同舍見髯几輒縱筆塗寫宛若無人其品隲古今商確事理賞析文義辨識書畫古品談鋒洒然一座盡

傾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往揖其貌聽其論而驚以伏也深自翰林編修陞國子司業丁憂家居數年以廷臣薦起入備講讀遂陞祭酒一日經筵進講內閣閱其講章輒加竄易深講畢面奏云今日講章非臣原撰乞自今容講臣得盡其愚 上雖可之而經筵面奏非故事深出上疏謝罪 上復批答以講章內閣閱看係舊規不必更改果有所見當別具聞深感激條奏有關聖學事凡千餘言上之當路益忌之疏下吏

部左遷延平府同知陞山西副使提學陽曲生
員父爲知縣笞死訴於御史趙反抵生罪深與
力辯不合卽上疏劾趙趙亦劾深已而科道官
勘實趙謫外任深得復職補浙江副使仍理學
政陞江西叅政四川左布政召爲光祿卿內閣
疏薦領修 玉牒改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扈
駕幸承天給行在印陞詹事府詹事宗廟災
詔百官修省於是深疏乞休得致仕後數年卒
公無子以第之子繼哀公遺文刻之凡一百卷

詞林人物考

卷五

二十一

又著詩微書輯道南三書河汾燕間錄史通會
要蜀都襍抄平湖錄諸種博而核皆足傳世

穆文簡

穆公孔暉字伯潛自號玄庵世堂邑人少穎悟
凝重未成童卽文章奇古爲識者所器弘治甲
子舉山東鄉試第一乙丑登進士選庶吉士授
翰林院檢討預修孝廟實錄忤逆瑾意調南
京國子監司業以外艱歸服闋改北監司業翰
林院侍讀充經筵講官預修武廟實錄陞左
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入直便殿日
講孔暉旣以經術仕謂足以行也因攄所得發

爲講義簡明剴切寓誠規諫聞者皆悚敬焉未
幾進掌院事庚寅冬十有二月於 文華殿奉
安至聖先師神位因諭講臣人各陳經書大旨
一章孔暉獨取孟子卒章發其見知聞知之與
篇末獻言指切時弊大略謂用人者不肯體

聖心布公道使私求者易進直道者難容由是
內外大小臣工罔不改操趨時道化未洽皆由
於此故欲用人之得其道當在聽言之致其審
偏聽則蔽兼聽則明以一人愛憎之口爲人才

邪正之據此用舍之際或有未究於理者矣奏

入聞者避之以陰雨免朝不及侍 文華殿自

劾改南京尚寶司卿給事中葉洪上言穆某聖

代淳儒畱之左右必足以裨益聖德不報轉南

太僕少卿遷南太常寺卿自是凡十擬侍郎皆

不果用以疾自陳得致仕歸孔暉自是杜門靜

養而望實益彰所著述有讀易錄尚書困學前

漢通紀諸史通編遊藝集若干卷其大學千慮

玄庵晚稿則病筆也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右侍

郎謚文簡

王欽佩

王韋字欽佩南京人仕至太僕少卿孝德純備

喪母毀瘠卒父徽 憲宗朝給事中直諫有聲

少卿承志執節屹有稜範歷仕留署匪云要樞

確明職司金石不撓不曰孝思維則者乎論詩

專尚才情其言曰唐風旣成詩自爲格不與雅

頌同趣漢魏變於雅頌唐體沿於國風雅言多

盡風辭則微今以雅文爲近詩未嘗不流於宋

也故其詩婉麗多致雋味難窮或者謂爲纖弱

豈知所操之殊向哉

徐昌穀

公名禎卿字昌穀吳人也貌侵善屬文弱冠作
談藝錄以究詩體之變斷自漢魏而止晉以下
弗論也舉進士與北地李夢陽遊李方以文雄
海內見禎卿所爲文異之由是得相友善人稱
徐李禎卿善賦頌怪揚雄反騷作反反騷初授
大理寺副非其好也上書乞改國子監博士好
養生習攝形化氣之術久之病歿京師所著有
文集六卷談藝錄一卷新倩籍一卷其文精純

典雅出入漢魏間曹陸弗過也論曰昔人言文章之道與時高下是故纂言者必取法乎上此不易之定論也而世之學者鮮克究焉其卑陋也宜哉觀徐生談藝一何辨而裁也其才雖不逮識然其鎔冶雕飾步準趨繩華而不靡質而不俚深而不晦壯而不怒約而不瘠騁而中節斯非希世之寶乎哉

鄭繼之

鄭善夫字繼之福州人任至南京驗封郎中氣
秀巖谷發情聲詩雖才韵弗充而古色精言高
映霞表飄飄然有逍遙遠舉之志好游名山嘗
入武夷鴈蕩峻陟冥搜都忘內顧養痾自遠邊
巡郎曹樂負高標殆輕人爵時與衢州方豪同
好意泊如矣嘗與友人期曰明年海上有紫氣
東來是吾觀化至矣赴官留省中道奄殂吁亦
奇怪也哉所著有鄭詩鄭文行於世雖卷帙無

幾人咸鳳毛麟角視之矣

栗仁甫

栗應麟字仁甫山西潞安府人栗氏固巨族而應麟及其弟應宏字道甫皆聰穎有文采望應宏舉於鄉嘗與大梁高叔嗣游叔嗣爲其集序曰上黨栗道甫者余識之愛其文乙未歲朝京師翰林編修唐君應德語余曰道甫詩可傳復誦其伯氏仁甫尤長歌詩思見之未閑也仁甫登乙丑進士會試第三人例以父尚縣君不得備宿衛補爲陳州知州無何遭讒口棄官築舍

五龍山下屏跡不人城兄弟講業其間人謂其負謗易白而陳州辨不肯力咸悲其不遇余聞古之達人讓卿相之位屠羊灌園有逃之沒齒者世豈能度陳州之心耶余始得陳州詩讀之終篇察其身名之際略亡所恨其所得遠矣予曩者嘗學于斯藝思所折衷性弱復善忘不能爲弘麗之詞每數日裁撰一篇不喜輒棄去慢懶相乘願自放於山林之間聊作以抒憂耳故覩于陳州之述益感焉

王履吉

王雅宜先生寵字履仁後字履吉吳縣人先生與兄履約俱爲邑諸生而名過之顧累試輒不利以年資貢入太學試復不利竟死得年僅四十先生朗朗玉立饒姿制又能爲雅言言不及猥鄙詩好建安三謝及盛唐文學遷固甚似之顧材薄於中不盡有也書始摹永興大令晚節稍稍出己意以拙取巧婉麗道逸爲時所趣幾奪京兆價

殷近夫

公名雲霄字近夫鳳陽大族也元末有諱仲名者避亂東平因家於壽張雲霄修眉碧目口可拳體羸而骨健讀書數行下既成誦終身不忘舉弘治乙丑進士以疾歸居石川自號石川作畜艾堂聚書數千卷旦夕誦思欲以作者自名多所著述病愈還京授靖江知縣雲霄明察有斷不勞而治蘇盜過江淮渡江掠常州將入靖江謀知有備乃入江陰雲霄發兵追之江陰得

完民朱鎧歿於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
匿名書曰殺鎧者某也鎧素讎某衆謂不誣雲
霄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密問左右與鎧狎者誰
對曰胥姚明乃集羣胥于堂曰吾欲寫書各呈
若字視明字類書詰之爾素狎鎧殺之何明大
驚曰鎧將販于蘇獨吾餞之利其貨故殺之耳
乃殺明調青田雲霄雅好游眺川壑覽物歌詠
靖江青田有大江孤山混元峯每暇輒出嘯詠
其間曠然自得選授南京工科給事中上疏

事者五曰清弊蘇民曰安重地曰防奸微曰儉
邪以全治曰公賞罰旣病封其䟽題曰理真事
曉意忠詞馴付其母曰茲以歸雲霄弟遂卒年
三十七初父卒雲霄則禮治喪旣卒服始冠將
昏與其妻父母約必如昏禮乃舉後又考訂古
今祭禮行之故魯人多執禮者爲文非秦漢語
不習自漢魏至唐作詩者皆辨其音節而擬之
作古樂府四百篇集志彙錄金僕姑數十卷又
覽莊周書說其達性善喻最後自病太博必六

經之旨然後究心焉國子司業穆孔暉篤行苦
學無匹也猶畏雲霄曰近夫之恥不善不啻負
穢雲霄居常不談人過及論文則指摘疵瑕不
以一言假人葬於石川之南會者千人

孟望之

公名洋字望之其先金山人徙居信陽年二十三舉進士爲行人時洋之內第何仲默方有俊名與共羣李獻吉王子衡崔子鍾田勤甫及洋日切劘爲文章揚摧風雅以相振發酒觴會聚婆娑酣嬉以相樂時稱十才子已而洋選爲御史卽䟽論當道大臣張聰桂萼用是下詔獄謫桂林郡學教授天下又皆高洋之節而諸子者亦各以氣節自著不獨稱才也洋由桂林稍遷

汶上知縣嘉興府同知擢湖廣按察司僉事持
憲專決恥唯唯恭遜意小拂卽日拏舟徑歸引
疾致仕嘉靖更化錄閒廢諸賢起山東僉事歷
陞陝西叅政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
尋改督儲聞母疾劇卽解印馳歸或以職守難
之曰吾安能顧此耶會改洋總理河道 命下
值郊恩馳封躬捧冠帔至家踰四旬母乃殂時
論謂孝感云士平居學問談理道至居位遇事
擇利害爲趨舍惴惴恒患失之考洋歷履侃

自遂邁律弗回志節可槩見所謂篤信好學者
非耶服闋拜南京大理卿衆謂駸駸柄用矣到
官甫五十日遽疾卒有有涯集行世

左舜齊

左國璣字舜齊其先江西之永新人大父輔
正統間爲御史以言事謫雲南炎方驛丞擢河
南尉氏令父夢麟周藩鎮平王府儀賓母廣
武郡君先是河決大梁王避水如尉氏因締
婚乃治第汴城遂爲大梁人舜齊風骨瑩爽長
身玉立眉目秀朗讀書日記數千言終身不忘
幼師其姊夫李公夢陽李公奇其才挈之京師
俾受毛詩於慈谿姚公鏌舜齊所弛不羈性嗜

酒不汲汲仕進束髮作詩賦古文出語輒驚人
顧不甚攻舉子業年幾四十始舉於鄉數試禮
部不第嘉靖庚子夏六月飲南郭水亭醉歸而
病病數日卒時年六十一舜齊襟度灑落無城
府畦畛平生不藏怒蓄怨故人樂與之交與人
飲亡所擇必盡驩投壺酣歌苟若無人喜讀史
記文選李杜諸家詩其爲文馳騁踔厲落筆滾
滾千百言不休如絕羣之馬奔蹏騰鶩於平曠
之野武夫悍卒莫得而羈馵之五七言律詩學

杜甫沉着悲壯

如邊城鼓角聞者動色歌行長

篇又往往學李白

川放厥辭才藻逸發如漢濱

遊女靚粧麗服委蛇

容與日暮忘歸顧所作多

不存藁嘗自言曰詩文乃儒者餘事矣用藁爲

字畫道勁奇古四方之士得其片紙隻削輒藏

以爲寶每會試之都下海內豪雋填館修謁公

卿大夫折節造訪其傾動一時如此乎居怡怡

終日對賓客劇談古今口未嘗及家事卒之日

人始知其貧嗟嗟才士竟阨窮不耦終其身居

子惜之

張仲修

公名士隆字仲修河南安陽人弘治乙卯舉於鄉卒業太學春試不利三原馬理集友講學大約明經修行毋慕高虛毋溺詁訓毋耽辭毋陷利與名其志以洙泗爲師士隆獨持議曰諸君日端默寂戢可謂能閑其心矣要須於事爲驗其實身與世爲二理與事相乖非聖人合內外之道也已而士隆還安陽乙丑舉進士授廣府推官晉監察御史光祿卿李良素諂事少師洛

陽劉公得美遷又以女字少師孫子少師以諫
爲劉瑾所逐良詐言女死乃他適仲修上疏劾
良良坐罷癸酉巡河東塩法運使劉瑜貪而有
與援遷叅政士隆劾罷之豪右肅然歛手塩法
大行又以其暇建正學書院鑿青石槽開茅津
皆爲大衢甲戌內宮災上疏曰 陛下前有逆
瑾之橫後遭薊盜之亂旣不之警方且興居無
度暱近非人積成醜於禁中戲干戈於臥內徹
夜燕游親信內臣取貨於外又扣軍糧皆名進

貢織造龍幄科害靡極鄙猥無聞使之巡撫緡
銀指揮授之政事盜伏而虜發民竭而兵罷守
法御史如劉天和則就逮張璞則死詔獄間閭
之苦禍機之蓄皆不知也今宜痛懲前弊更宜
克慢絕淫早朝親政講官說經師保論道究精
一之傳考興亡之故以表天下褒衣博帶之雅
孰與市井狡穢之羣廣廈細旃之樂孰與邊徼
凶危之隊不報巡按鳳陽織造中官吏宣酌酒
作威以大括財荷黃挺二曰賜棍有拒令者杖

言本ノ生三ノ分三
殺之自都御史不敢禁士隆疏言之且列其賄
若干還京守道事有張順者京大猾也隨中官
守雲南歐門子成潛回京避之雲南巡撫移文
逮之急乃出官以二隸押送至桃源重貨二隸
竊取淮上病丐斃之二隸告順死勘實給文歸
已三年矣士隆閱案疑之密廉之數月果得順
坐殺二人罪時錢寧大有寵賜姓朱廖鵬附之
初鵬以中官廖堂爲兄守河南鵬凶殘積金帛
如山旣敗又以鸞爲兄鎮守陝西而其子鎰

事廖二名振京師傾財納士夫自師保元臣相
與接席酣飲士隆率其寮䟽其罪且曰堂來鸞
往兄甫罷而弟嗣任鵬內鎧外父制中而子擅
利鵬毒河南已起內盜鎧毒陝西必召外虜朝
廷豈無他才專用一家兩省亦有何罪日受百
害耶鵬寧大恨罷職御史薛鳳鳴殺人無巨盜
被逮又夜自殺二婢子置朝門外懷謀訴其寃
鳳鳴素事逆瑾當案者卽遜去累年不決都御
史幸庵彭公以獄付士隆及御史許完二君掠

治取服鳳鳴知事急貨錢寧以其妻女往要之
寧受鳳鳴愬爲上奏乃下士隆及完獄閱七

月士隆降判晉州完判定州已而士隆陞知州
嘉靖初復御史所司忌其才仍擬知府太宰石
燕峯曰凡官居者悉以資深超用而謫者罷者
猶以淺資徇常調是佞者常伸而忠常屈也何
以勸後乃得漢中守備副使其地居終南太白
間西南連蜀東接鄖豫山截業羅立山中長廣
數千里有良田美隄水泉沃灌宜牧多竹木可

材文狸蔚豹可喪民淘濱河沙得金大抵逋逃者擅爲業歲貨軍官與通則吞併弱小藏大盜伺便出掠又好報讎殺人急則變作朝廷置都御史鎮之士隆案至首軍官殛貪用良賊有王大王二結回回爲患官不敢逋所在皆立親識急則沒匿號曰賊主士隆諭之曰汝能擒賊卽汝功吾賞若重否吾率軍焚山是二者禍福汝何居主見士隆備飭語直皆叩頭曰幸公活我居數日各獻賊士隆又取賊主怙惡者十家破

減之歲遂大安乃堰響水溉田千畝立隄防溢
又修雲霧水未成而卒其卒也安陽崔銑痛惜
之歛其行實志之甚備

祝希哲

公名允明字希哲蘇州人也庄而右手指枝因
自號指枝生爲人好酒色陸博不修行檢嘗傳
粉黛從優伶酒間度新聲俠少年好慕之多齋
金游允明甚洽舉鄉薦從春宮試下第是時海
內漸熟允明名索其文及書者接踵或輦金幣
至門允明輒以疾辭不見然允明多醉伎館中
掩之雖累紙可得而家故給以不問僮奴作業
又捐業蓄古法書名籍售者或故昂直欺之弗

筭至或畱客計無所出酒窘甚以所蓄易置得
初值什一二耳當其窘時黠者持少錢米乞文
及手書輒與已小饒更自貴也嘗遺黑貂裘甚
美欲市之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曰昨
蒼頭言始識不市而忘蔽之篋何益後拜廣中
邑令歸所請受橐中裝可千金歸日張酒呼故
狎游宴歌呼爲壽不兩年都盡矣允明好負逋
責出則羣萃而訶諍者至接踵竟弗顧去所著

祝子通祝子雜罪知蠶衣乎詩語怪蘇材
小慕與寧志各詩文數百卷年六十七

楊名父

楊子器字名父浙江慈谿人少有才情抗心博古中浙江鄉試第一授兵部主事當弘治時與何李輩爲詩文交往來賡和號稱同聲李夢陽嘗著曰詩倡和草盛於弘治蓋其時古學漸興士彬彬乎盛矣此一運會也余時承乏郎署所與倡和則揚州儲靜父趙叔鳴無錫錢世恩陳嘉言秦國聲太原喬希大宜興杭氏兄弟柳李貽教何子元慈谿楊名父餘姚王伯安濟南邊

庭實其後又有丹陽殷文濟蘇州都玄敬徐昌
穀信陽何仲默其在南都則顧華玉朱升之其
尤也諸在翰林者以人衆不敘自正德丁卯之
變縉紳罹禍士始以言爲諱重足索息而前諸
倡和亦各飄然萍梗散矣賴 朝廷明聖斷殛
元惡伸拔英類於是海內之士復矯矯吐氣此
又一運會也

陳子虛

公名昌積字子虛泰和人也刻有龍津原集澄海唐伯元序略曰先生總角卽以經生魁兩樹至京師諸名公爭傾下之或以爲史遷復生或曰莊馬儔也比成進士官翰林爲相國所羅致憤憤不樂先生時方壯遂乞歸且曰吾業未也築室於龍津之原杜門謝客始肆力於南豐氏累有歲月怡乎其契浩乎其來每屬筆輒千百言讀者但服其中之富有而彼其意與法常存

焉者人未之或知先生亦終不以語人也王廷
相與東坡書云陳子之文每見羅念菴輒爲余
道之然慕而未睹也承示快讀數行卽神思飛
動如得九真洞籙非塵世兒女之語豈不快哉
暢乎讀竟則心曩融融然豁豁然如登萬仞之
臺襲雲霞而睇扶桑之旭也下而與人語其景
彩至不能一一盡尚能有次第乎哉旣而籌之
體裁高古思致湧拔詞藻賁飾意象圓融蓋自
漢魏以來絕無而僅見者也豈不奇乎其亦

乎今之文者與近時海內作者有唐子羅子趙
子王子江右則有尹子曾子胡子此子迥在三
子之二可服也

王希範

王洪字希範世居錢塘人八歲知務學入郡庠
從訓導胡粹中授春秋日記數千言爲文沛然
有奇氣粹中大器之十八舉進士任行人陞吏
科給事中遂爲檢討修大典爲副總裁考滿陞
修撰又陞侍讀適尚書呂公巡行關陝凡部事
悉委洪敷奏 朝廷方屬意而洪遽卒年四十
洪月開日益淳蓄深博爲文章務湔滌刮磨期
至古人而遽止於斯悲夫至今浙中人士莫不

詩林人物考

卷五

四十四

惜之

劉欽謨

劉稷園公昌字欽謨吳縣人生而穎敏讀書過目輒誦工屬文十九舉鄉試第一明年會試第二人廷試高等以疾予告久之授南京工部主事名修宋元史遷員外郎郎中出爲河南按察副使提調學校滿九載始擢廣東左叅政又五歲以母憂歸明年復丁父憂服除疾不能起以卒年五十歲公以詩名振郎署間翰林先生見而畏之其蒞河南所斥削不少借以是中忌

者偃蹇不得推遷其中亦不能無少望所著有
胥臺鳳臺金臺嵩臺越臺凡五稿若干卷懸笥
瑣探三卷中州文表若干卷他未成書十餘種

張節之

張篠庵先生和者崑山人字節之生而警穎卓
朗善屬文嘗病目而夜篝燈讀書不休遂以其
一廢與其弟穆俱應南宮試而自念必上第而
穆於文小劣遂易卷以入曰吾可遲而得也已
穆舉第二人而先生亦次二十七既廷試執
政者奇其策而欲首之詢知其一目也抑之二
甲第一和遂謝病歸以修國史召補主事遷郎
中遂爲浙江提學副使所校士毋論多寡卽第

甲乙工者前辨質先生句摘其紕而後斥之人
大駭服尋移病歸卒年僅四十九其爲詩文皆
雅健有法諸子孫多顯者穆亦至叅政

孫汝宗

孫紹先字汝宗山西代州人父璋舉鄉試第二
汝宗始能言輒取書筆爲戲五歲能屬對七歲
能文十三文思迅發書經目不忘提學副使王
鴻儒閱其文大奇之舉鄉試第一連舉進士改
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充 經筵官歸代州卒
年三十四紹先長身方面目視不能及遠天資
警敏方直寡比非其志雖大貴人不能屈發言
必信已志不以一毫徇人明於世務遇事方作

暨作事者意所嚮輒逆之曰某何某何已而果然狹中少容有不平厲於言色不恤其人之弗能堪也嘗曰應物能化聖人之厚也鳩中飴外儉人之忍也吾上不敢望聖人而下耻儉人之爲吾雖以是獲大戾然吾心無他焉初治易爲舉子業徬通四經大義讀諸史及濂洛家言孰而裁暨入翰林讀左氏國語暨秦漢人書大愛之曰六經未易及已必欲爲文此其矩哉每有作輒擬之久而成也古健而辯每當意盡能別

發義會旨聚辭轉相承成紹先治經不皆用傳
所摘發皆大義不以一言一句爲異曰古者以
行爲言故其文簡而中後人以言爲行故其文
煩而億昔孔子之作盛矣然及莫乃爲之爲之
僅歲而成矣彼爲傳注之學者自壯至老而見
猶未定也其皆聖人之意耶汝宗所爲字辭序
記碑表書贊凡百餘篇第遠宗亦入翰林

李貞伯

李太僕先生初名姓一名應熊字應禎後以字
行更字貞伯長洲人舉鄉試不第入太學中貴
人慕先生名而言之祭酒欲以爲弟子師先生
弗往用善書選中書舍人入直 文華殿詔諸
舍人善佛經乃上疏言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不聞佛經也 上恚杖而釋之尋罷殿直遷南
京兵部武選員外郎以憂歸服除補車駕尋遷
職方郎中轉南京尚寶卿久之進太僕少卿乞

致仕歸卒年六十三賜葬如例先生剛介慕立
奇節所至與人爭辯引經證典莫能難也博學
能詩善法書顧耻以是見名晚節益下急不能
容以故多畏而避之

呂仲木

公名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自少潛修深造篤
行慕古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閣瑾用事以
柟同鄉特先致幣柟卻之瑾數欲引柟柟弗應
瑾怒禍且不測柟引疾歸瑾敗復職上勸學疏
及應 詔陳言不報復引疾家居前後十年再
復職上疏請溫尋聖學奉 詔修省以十有三
事自劾皆格心責難之言大臣宰相之職辭意
激切遂下獄左遷判解州勤政惠民勸學典禮

轉南京考功郎中隨轉南京尚寶司卿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每朔望用樂生演樂禁道士俗裝宴會革教坊俗樂四方士環趨講下柎樂於成人引接無倦是時海內講學者相望起然高談鮮實柎以力行爲教要在立志功在慎獨其訓懌經旨體驗自得有前賢所未發者轉國子祭酒教諸生先德行後文辭申明監規揭儀禮可習者及作詩樂圖譜令諸生講肄表良恤患風教大行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士人就講如昔以

災異自劾得致仕後四年卒年六十四卒之夕
有大星殞華陰鄉人哭爲罷市遠近吊者以萬
計平生所著有四書因問五經說宋四子抄釋
史約涇野子內外篇奏稿文集詩集學者稱爲
涇野先生

景伯時

毛汝厲

景暘字伯時儀真人性穎敏不羣弱冠選爲邑
博士弟子名大噪於諸生間隨其父宦廣州方
伯劉大夏見其文亟賞異之正德戊辰舉進士
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時逆瑾擅威福凌轢諸
儒臣縉紳爲之喪氣獨見暘輒加嚴憚暘亦不
少降色在經筵每進講必先夕齋沐曰咫尺尊
嚴不敢不敬也甲戌同考南宮錄多名士一時
號爲得人稍遷國子司業每與諸生講解不憚

寒暑典籍餽廩私益以斛米後知之歸其益曰
吾雖貧何至相賊也又三年毋陸老思歸乃上
疏乞南補遂改春坊左中允守南京國子司業
往諸生率多請託賜首禁之不悛者繩以法士
習爲之一變躬行孝友家庭藹然姊氏早寡迎
與毋俱其子女視之無異已子女長爲婚嫁之
友人張貢約爲婚姻未幾貢死賜曰禮聘雖未
行第心許之矣忍負吾友於地下乎竟召其子
妻之一女以瞽癈其友潘準聞之曰可使景女

不字乎願字吾子賜乃求姊以從曰庶吾女有
所歸而壻亦不至於無以爲家也士大夫以是
服其行誼云嘉靖甲申母喪服闋將赴京以病
疫卒賜爲文多法兩漢詩主盛唐與鄉人蔣山
卿江都趙鶴寶應朱應登並有聲藝林號江北
四子姑蘇顧璘國寶新編載弘德間名士李夢
陽等十二人賜其一也所撰有前谿集行於世
毛公名伯溫字汝厲吉水人正德戊辰進士爲
御史巡按時與鎮守太監相左有能名嘉靖中

議征安南俾任其事不勞兵刃默定僭亂歷官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所著詩集若干卷而古詩
尤佳

邵康僖

公名銳字思抑浙江仁和縣人也正德戊辰舉
禮部第一登二甲進士改庶吉士時值逆瑾擅
政焦劉深相結納其子皆選吉士未幾傳旨
俱授編修銳以甲第在二子上亦併授焉公耻
與爲列方具疏辭免會伯兄以危言沮之曰會
元得史職亦常分耳公議自在於汝何尤尋以
父喪守制瑾敗詔革傳奉官公亦在革中言
者以非其罪服闋改寧國推官尋陞南京文選

主事遷祠部員外郎以疾告歸起爲江西提學
僉事陞福建提學副使抑浮崇實士習丕變兩
省至今稱焉歷湖廣叅政河南按察使廣東山
東左右布政使皆有惠政進爲太僕卿復引疾
告歸不久卒公持身端確喜怒不形省身克已
務求合道然耻於近名不立門戶人稱真道學
云卒之日囊無餘金田僅百畝且以廕讓兄之
子人尤難之贈副都御史謚康僖殊典也所著
有端峯存稿

韓汝慶

公名邦靖字汝慶同州朝邑縣人自稱五泉子
父紹宗按察副使母夜夢五色雲中奏咸韶之
音已而玉女十餘持蓋擁一童子入室覺而生
邦靖邦靖生而靈異三歲誦古詩四歲通孝經
小學五歲讀論語文王至德篇掩卷若有思者
父問之對曰卽如是武王非矣八歲通舉子業
十四歲舉於鄉正德戊辰進士拜工部虞衡司
主事部檄十庫監收庫宦官不爲禮邦靖自坐

前席署案尋又監收黑窑廠宦官主廠者厚燕
接殷勤之驩邦靖不顧自起眎秤分毫無所假
未幾抽分浙江市舶先是抽分部往往避嫌乃
重取於商爲羨餘以自白邦靖下令曰非巨木
若竹木成器者不稅稅課舊領府幕官乃奏議
寄布政司又奏抽分司刑獄宜下接察司以防
出入 詔皆奏可故事抽分司餽鎮守太監歲
千金是時鎮守劉太監者又谷大用之黨邦靖
固不與金劉太監久知其爲人不怒愈益敬之

會宦官從京師來倚其近倖索抽分錢甚急劉
太監從旁勸曰幸勿求韓主事我當有以贈公
也及代入奏乃課額不足部尚書及工部給事
中皆以法劾邦靖邦靖亦自劾求罷會有知其
故者賴以無事南北畿內河南山東諸郡盜起
命將征剿工部官例一人前除當前除者皆懼
不敢往部尚書數目邦靖邦靖毅然請行屬有
天幸不害遷都水司員外郎出查直隸山陝諸
路班匠銀見民貧奏議罷徵時急於用財不許

後以 乾清宮災竟罷之時以災異求直言邦
靖上疏極諫下錦衣衛獄奪官爲民嘉靖初起
山西右叅議分守大同時修定策功封爵多又
高山陽和諸衛軍士開懇草場數千頃皆爲豪
家占種乃前後疏論皆不報大同歲饑人相食
又奏請發內帑賑濟不許復抗疏論列累千餘
言不報侍郎臧乃鳳經畧邊務嘗奏書薦之曰
臣見左叅議邦靖穎秀夙成操心平正間學博
洽議論淵源使之提學必能以身率士裨補治

道巡撫都御史楊志學給事中俞集亦奏薦之
皆不果邦靖乃上疏乞歸報未下而行御史朱
寔昌復薦之曰韓邦奇與弟邦靖學問自相師
友名節交相砥礪乞將邦靖病痊起用吏部具
奏 上報曰如御史議抵家未幾卒年三十六

胡世甫

公名纘宗字世甫陝西秦州人舉進士嘉靖初
爲南京考功郎蘇州知府積官至都察院副都
御史纘宗嗜篆草書所至輒爲文詠初有集數
卷刻在汴省當是時崔銑爲南祭酒序之曰國
家以科舉登士以法律理官爲業易能求仕易
就故遂學工文之儒遜於往代洪武諸臣皆元
才也未樂而後乃可得而稱數焉方天臺辭若
蘇氏言必道周孔大哉志乎東里少師入閣司

文既專且久詩法唐文法歐依之者效之弘治
中南城羅玘思振頽靡獨師韓子其艱思奇句
偉哉武功康海好馬遷之史入對 大廷文制
古辯元老宿儒見而驚服其時北郡李夢陽申
陽何景明協表詩法曰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
二子抗節遐舉故能成章李之雅厚何之逸爽
學者尊如李杜焉宣德中河東文靖公出學曰
復性旨曰宗朱直道進退足冠一時不屑議文
矣今日古書漸見士操筆必期周漢而昌黎亦

見輕也正德戊辰天水胡子世甫入翰及銑
對國史同隸戶館胡子方盛年已聰達能文
已銑出入仕隱胡子升沉州府嘉靖初銑起長
南雍得讀胡子詩因語知友曰此與何李奚遜
其詩清以律其文典以暢矩古而不襲詞婉而
意躍如也詎非今之雄長哉續宗後罷官家居
有人辨其父死獄因奏續宗官湖廣時作詩詠
事語涉悖慢被逮京師久之獲放爲民卒

方時舉

南京太常寺卿方公鷄字時舉崑山人舉進士
爲南京吏部主事累遷郎中公通經術修行教
誼有大人望而是時天子方追崇大禮朝士
自卿相而下靡不欲考孝宗皇帝而別崇興
獻王如宋濮王故事進士張璉獨請考興獻王
而稱孝宗皇伯考尚書廖公紀時於後堂見
諸曹郎而問曰張生議云何衆莫對公獨曰寔
宜反之心而已廖公曰善語稍稍聞外於是給

事御史爭以他事論罷廖公而公用積次遷浙

江右叅議行部有老成聲然念言者且見侵因

移疾歸而亡何璉所持議大伸旣廖公田間起

柄銓衡而公亦拜提學副使甫 上召爲右春

坊右庶子兼修撰尋主順天鄉試公以一言合

暴通顯謂非意所得邑邑不自解而新貴人亦

謂公不能終附麗意嗛之會遷南京太常寺卿

遂再移疾請告亡何他臣僚有請告者內批削

公新銜以右庶子致仕卒年七十餘公好讀書

著述自娛爲文章典雅老成毋問風木弟鳳嘗
爲南臺御史有直聲詩亦豪俊

方改亭

公名鳳號改亭矯亭先生鵬介弟也少以經術
藝文與兄齊名又同舉進士天下艷稱之曰二
方授行人選得南御史以母喪歸服除改北出
按真定當武廟時政在中官武弁公所論劾
不避以事見忤乃復請南尋移疾歸嘉靖中復
補南而所陳皆天下大計會張桂大禮之議起
公力言其非是既二人者驟貴公又力紕之尋
出視廣西學政公引疾不起時矯亭先生以太

常得請先後臥林下先生杜門著書而公放意
詩酒踪跡俱不及城府其議禮時有所不合

天子亦知之然能各信所是以行其志天下所
稱二方者名俱不挫公一子一孫皆薦

是晚途益暢適卒年八十餘公卒久

範成進士